

Justine Lévy

壞女兒
Mauvaise fille

VOICE 23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MAUVAISE FILLE

壞女兒

Justine Lévy • 著
馬向陽 •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壞女兒 / 朱絲婷·李維 (Justine Lévy) 著；

馬向陽譯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

臺灣商務, 2010. 09

面；公分。-- (Voice；23)

譯自：Mauvaise fille

ISBN 978-957-05-2525-0 (平裝)

876.57

99015074

她相信我是她的母親。她對我的信任讓我害怕。我覺得這不正常。因為她真的認為，認為我就是媽媽。她不知道我是瘋子、是個壞女人，到處惹事生非，充滿了罪惡感，我的存在就是懲罰。只要我願意什麼都做得出來，不要關心她、不要管教她，就算虐待她也可以，丟掉她的狗狗，隨便賞她一巴掌、罵上幾句，她哭的時候裝沒聽見，忘記餵奶的時間，換尿布或者不換尿布，她對我的愛永遠是一樣的，她能怎麼辦呢，她就是會愛我。沒事沒事，我的小心肝、我的小天使，對不起我的寶貝，對不起，但是你怎麼會這麼信賴我，不應該這樣的，太危險了，我也曾經這樣愛過她，我也像你一樣，認為媽媽就是我的媽媽，只要把孩子生下來就會變成媽媽，要是你能了解就好了，我多希望自己能夠把一切都說給你聽。

再說，她又是怎麼知道的呢？我和她在一起的時間甚至不算多。她有保姆、爸爸、爸爸的媽媽，當然也有我，但我總是笨手笨腳、想東想西，幾乎稱

得上是害羞，我女兒就表現得很好，直直地盯著我，讓我在打理她的時候很想戴上墨鏡，她的表情真嚴肅，把一切都看在眼裡、在那兒打量我，想必我渾身上下散發出恐懼的氣息，恐懼與母親的氣息兼備，這絕對和氣味有關，虧我還每天換香水，但沒有一種我喜歡，沒有一種適合我，流了這麼多汗，應該是荷爾蒙的關係，荷爾蒙和恐懼混合成討厭的氣味，臭得要命，結果她還是聞得出來我是生下她的母親。她是孩子，我是媽媽，看到我她不會露出微笑，但我一走她就哭了，媽和我之間，不也有點兒像這樣？

經過了兩個星期的爸爸、爸爸，我覺得很氣餒，也很嫉妒，我怨恨世上所有一切，再也受不了了——然後，有天早上，總算，我女兒叫了聲媽媽，那聲叫喚有如溫柔的撫觸，那就是奇蹟，我立刻知道媽的死是有意義的。媽是最後的贏家。

如果可能的話，我敢不敢在媽的面前做個好母親？我會不會藉此羞辱她？還是有她在的時候，我會裝出一副粗魯、不小心、不知所措的樣子，努力表現得和她一樣差呢？就像我十五歲的時候，即使個子已經長高了，但我卻開始駝背，因為不想惹爸爸的那些女朋友生氣。所以，為了不讓媽感到難過，我恐怕

也會試著給女兒洗冷水澡，讓她穿得一身黑，三個月大的時候餵她吃生火腿，兩年以後就送到托兒所，讓她自己待在那兒。要像大人那樣自己想辦法，知道嗎？

而且，我有沒有辦法把女兒托給媽照顧呢？一個晚上？一星期？出去渡假的時候？她會不會變得比以前帶我的時候更有頭腦、更有條理、也更沉穩，然後把我唬得一楞一楞的呢？也許我會吃醋。她竟然把沒有給我的那份愛，完整地保留給她了。

這是我給他的驚喜。我沒有說出去，帕布洛不知情，沒有任何人知情，我悄悄地把他所有的約會都取消了。我第一次做這種事。第一次翻他的東西、他的記事本，看他的手機。我覺得有點丟臉，甚至是很害怕。通常都是在這種時候會發現一些恐怖的事，像是情婦、私生子，或是某樁罪行之類的。幸好，什麼也沒發現。當然我也很小心，沒有超出翻查的範圍。我只鎖定旅行的那三天，一天不多、一天不少。他有場發行新片的宣傳訪問，有天中午得和經紀人吃飯，談關於皮耶·勾德曼¹的新戲，另外一頓午餐是和某個男性友人。我打電話取消的時候還一直發抖——如果對方不是男的，而是某個拍片時認識的女人呢？我慌得心裡打鼓，嫉妒實在是件可憎的事，它會把一切都毀了，讓人變

1 Pierre Goldman，一九七九年遭到暗殺的極左派份子。

笨，以後誰也別想再讓我製造什麼驚喜了。

接下來，我等他睡著了才開始仔細列出旅行用品的清單：性感內衣、高跟鞋、有機餅乾、薰香紙、可以一起唸的書，還有進行活塞運動時吃的維他命，我希望這個驚喜能夠成功，能夠很完美，比完美更完美，我要他知道我是多麼愛他，他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，在他身旁除了那樣的露易絲以外，還有這樣的露易絲——那一個在心情低落、無法控制自己的時候，會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塌糊塗的露易絲。

出發的那天早上是我把他叫醒的，有史以來第一次。親愛的，生日快樂，起來整理行李我們要出發了。通常都是他比我早起，是他慢工出細活地為我倆做出豐盛的早餐，我連煮咖啡都不會，濾紙、水、咖啡粉，什麼東西要放在哪兒、怎麼放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想來是不會難到哪兒去，但我就是缺乏訓練，後來進了計程車，他還帶著濃濃的睡意，一頭亂髮、一臉鬍渣，他斜眼看著我，不可置信的傻樣子透著幸福的表情，他的手機響個不停，全是朋友們打來的，生日快樂，我老婆把我綁架了，他笑著告訴他們，我不知道要去哪裡，也不知道去多久，他握著我的手，握得緊緊的，我也是。

我沒有想到媽，尤其是不願意想到她一個人待在醫院裡。好吧，我承認有稍微想一下，但是她有很好的醫生看著，我又不是出門很多天，真要找我也找得到，她的化療已經結束兩個月了，現在只是腹部還有一點點液體，那是腹水，腹水沒什麼，我看了網路上面寫的，腹腔或腹膜腔內出現過量的液體積存，猛一看挺嚇人的，但其實不用大驚小怪，也不用取消我計畫的驚喜。

前天她打電話給我，驚慌失措，說著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，肚子變得好大，不停地脹起來，我打給順勢療法的醫生找不到他，按摩師又去渡假了，我得了什麼病啊，到底是怎麼了。你先冷靜下來，我對她說，我們打電話給大夫，我們把爸特別鎖定、拿媽試驗超新治療方案的超級名醫稱為大夫，我們打電話給大夫，他會立刻幫你檢查，絕對不會有事的，你太緊張了。然而大夫沒有接她的電話，大夫從來就不理她，大夫只有在爸親自打電話時他才會接，但爸正在外地，在很遠的沙漠中，除非是緊急事件否則不能找他，而我從頭到尾的想法正好就是這不能視為緊急事件。沒事的，我對媽說，你直接到醫院門診部，我待會去找你，他們會幫你解決，不會有問題的。

媽不想動。我動不了，肚子這個樣子，頭髮也是，還有，這要怎麼說呢，

我的牙齒，A醫生幫我做的那一副，花了你爸好多錢的那副假牙上星期壞了，現在根本裝不上去。沒關係，媽，我說，沒有人會注意你的牙齒。她氣得大叫，為什麼會沒人注意我的牙齒呢，然後哭得像個小孩似的。滿心羞愧，滿嘴食物，我正在咀嚼美味的早餐，研究要買些什麼帶去羅馬製造效果，我嘆了口氣：你還是先試一試把假牙喬上去吧，應該不會太難，只是白天戴一下，看診的時候戴就夠了，我馬上就到。我們同時抵達醫院。當時，不管是她還是我，都不知道接下來她再也無法真正地擺脫醫院了。

她就站在那兒，打扮得好好的，腳上那雙很特別的鞋子後來還陪著她一起下葬，雙腿浮腫，奇大無比的肚子外罩著漂亮的針織外套，外套是我們用爸給的錢買的，那次的預算是兩千歐元，她本來有點擔心，因為她覺得兩千法郎買不到什麼東西，在她腦袋裡還一直用法郎計算，對歐元沒有概念，結果我們買了不少好看的衣服，讓她想起了以前和蘇菲亞從時髦的服裝店裡偷走的衣服，還有她們從高級餐館摸走的大衣——通常是毛皮大衣——她們趁離開的時候，悄悄地連同自己的大衣順手帶走，然後重新剪裁成外套、裙子、長褲或背心，這樣別人才不會發現。你美得就像偷來的車子，這是蘇菲亞慣用的說法，她會

這麼說當然是有原因的，因為她們也偷過幾輛車子，偷衣服和偷車子用的都是同樣的手法。

那天，她穿著那件開襟的針織外套，塗著最漂亮的口紅，僅餘的頭髮用絲巾圍起來，還成功地把假牙裝上去了。也好，這樣她就可以在護士拿針連刺三次、試著把導管插在她肚子上、讓腹水一滴一滴流出來時，能夠張開嘴、扯著喉嚨、好好地叫個夠。我看著她的肚子，想著那裡面正在進行噁心無比的戰役。由於那天正好是護士的生日，她得回家吹蠟燭，就在醫院附近，所以我也做了些護士的工作。有事的話就打給我，她說。不過媽不想打，她不要毀了護士的生日，所以只好由我按著大肚子，讓那個一開始我以為是小便的東西流出來，而且我還把它弄翻了，潑在我們的袋子上，她的袋子裡都是文件，我的袋子裡是全新的性感內衣。

那天，我對媽撒了個謊。我得去一趟布魯塞爾，真是無聊得要命，但我是被逼的你知道吧，我的編輯、我的書，不得不去。要去錄個電視新聞，還加了這一句，為了讓我的道歉更有說服力，也為了在她面前賣弄一下。不過我是一邊說，一邊在壓。壓著她的肚子，力道不大但很穩定。腹水在流，我儘量不去

想那股奇怪的味道、黏黏的液體，看起來是不是太稠了，而且那人還是我媽。我試著讓自己相信我的肚子裡一定也有水。她露出微笑，我笑了，她跟著我笑，流出來的腹水越來越多，她對我說你是第一次看到我懷孕吧，這是在世時對我說的最後一句好笑的話。

里比醫生是個好人，我相信媽有點喜歡他，媽直到最後都喜歡展現自己的魅力，即使她的肚子脹得那麼大、即使她的假牙搖搖欲墜、即使臉上掛著死亡的面具、即使頭頂半禿，她仍然對著里比醫生微笑，睜著她藍藍的、細長的雙眼，她相信自己的這雙眼睛，它們從來沒有背叛過她，不論是拉K到半死狀態，不論是痛苦到了極點，或正好相反狀況好到不行、飄飄欲仙連眼神都不知飄到何處，或是我四歲時某天早上發現她光著身子躺在浴室的地板上，半翻白眼，我試著把她拉走，像隻勇敢的小狗，拉到床上或地毯上，或至少把她叫醒，但就連在那種時刻，她仍然有著相同的眼睛，如果有什麼東西是只屬於她的話，那就是這個目光了，而且我知道他看見了，好好醫生里比，我很清楚當他摸她肚子的同時覺得她很美，更假裝自己不是在診斷病情。

你看，媽說，是不是裝滿了水啊？太不可思議了不是嗎？是啊，太不可思

議了。他帶著微笑，他繼續觸診，他看看她，他看看我。他的神情既誠懇又驚訝，額頭上的皺紋就像山上的小路。她很高興有人照顧她，而且總算認真地把她當回事了，不過她沒說什麼。他也是，沒說什麼。他已經全摸清楚了，他知道敵人就在那兒，戴上了偽裝的面具，把自己弄得看起來像腹水，但從她肚子裡流出來的不是水，而是正在腐爛的髒東西，是轉移造成的壞湯。

待會到了戴高樂機場，我來付車錢。今天是你生日，你一毛也不准出，我說，自己都覺得彆扭，但這是驚喜的一部分。平常他一定會說不，但這次倒好，欣然接受，還吹起了口哨（我只是個舞男）（I'm just a gigolo），計程車司機從後視鏡瞄他一眼，像在說這傢伙，有你的。到了機場情況就變糟了，首先是告訴我們班機延誤了，然後又說我們還在候補的名單上。在候補的名單上？我又做了什麼好事？怎麼會這麼蠢？我開始掉眼淚，驚喜全完了。幸好帕布洛穩住了場面。他這時已經知道我們是要去羅馬，在我面前賣乖、裝白痴，要逗我開心，好像他什麼都不懂似的，才怪，他當然知道為什麼。

因為，羅馬，在我們之間是有故事的。他從來沒有去過，我去過，可是我一直不想和他去。我在那兒留下了太多的回憶，盡是醜陋的畫面，所以我在過去的另一段生命中，已經決定再也不要踏入那個城市。我的教皇怎麼辦？帕布洛絕望到底偶而會問，什麼怎麼辦？你的教皇？如果哪一天，教皇想要在梵

蒂岡接見我們，最好還是要答應他、還是要去啊！我說沒問題如果是教皇的話，想也知道那樣的機會不大。不過眼前管他教皇不教皇的，我們還在候補是真的，這個晴天霹靂把我震得癱在椅子上，帕布洛跑到櫃檯前面製造混亂，叫罵、威脅、打官司、叫記者登報，說出一堆誹謗的字眼，無能、騙子、大人物、屁眼、雜牌公司、破產。結果我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還想離開了。我本來想從媽和她的病身旁逃走，我想逃離那股悲傷，就讓它和媽留在醫院裡好了。悲傷是留在醫院裡了，罪惡感沒有，它用三倍的速度，趁著候補名單打開了裂縫，從那個口子鑽了進來，我的頭好痛，心好痛。

總算登機了，可是到了旅館更糟。我是從媽朋友的朋友那兒問來這間旅館的，他還向我保證旅館棒的不得了——我實在不該立刻相信他。去外面散散步吧，櫃檯小姐說，房間是全新的，還沒準備好呢，有幾樣東西得裝上去，你們可以把行李留在這兒。我們留下行李。我們回來了。房間還是沒準備好。其實真相也就是這樣，那房間從來就沒人用過，根本就沒來得及要準備好，沒有蓮蓬頭也沒有浴簾，天花板上只掛了個燈泡，到處都是油漆味。不過這房間蠻大的，帕布洛像個房東似的繞了一圈，然後反方向又繞一圈，好像這樣能把它繞

得更大大一點。很乾淨，又加一句。而且，我們會是在這裡接吻、在這裡做愛的第一對。我覺得很好笑。你是第一個在這房間裡笑出來的人，他又強調了好幾次，然後就開始親我。

帕布洛最大的優點，就是他永遠正面思考，爸爸常對我這麼說。我想到爸那麼喜歡帕布洛。我還想到爸跟我提過他在羅馬交的朋友，那時我剛出生，爸和他們有過激烈的討論、勸他們不要淪為恐怖主義的支持者。我又想到他的朋友尤得里克·P，爸沒有辦法阻止他，結果此人不僅犯下幾起搶案，還設了假鈔印製站，最後不得不逃離義大利，躲在法國，又因為他必須拿出個固定的職業，所以就成了我的保姆。我想到所有這些事，我想到當時所有那些住在家裡的義大利人，他們隨我愛什麼時候睡覺就什麼時候睡覺，自己在那兒抽菸、喝酒，打一些神祕兮兮的電話。我沒有想到媽，我沒有想到從她肚子裡流出來的液體。我不願意想像當我回去看到她時，她的面貌已經改變了，而且那比其他所有的事都還讓我驚訝。

我們很高興，感覺很棒。迷你吧有香檳，我們想打電話叫客房服務送酒杯來。討厭，又忘了，房間沒有完工，電話還沒裝呢。算了，對嘴喝吧。這個香

檳讚，帕布洛說，下樓又拿了一瓶。香檳！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、也根本還沒想到，在我肚子裡有個什麼東西，可能一點也不喜歡香檳。

羅馬真美，只要抬眼一望，四處都是顏色。鼻子動動，就聞到茉莉與無數花香。租輛摩托車，這可不，立刻化身為羅馬人。帕布洛要我向設在麥迪奇宮（Villa Médicis）的法蘭西學院（Académie française）提出創作申請，我可以在電影城（Cinecitta）拍片，你就用義大利文寫作，到了週末把朋友們找來，想怎麼瘋就怎麼瘋，你再也不會感到沮喪了，在義大利怎麼可能難過得起來呢？想得不錯，我說。不過對帕布洛來說這不只是想法，而是決定，整個週末他都在說明年住羅馬如何如何，還定出了他的地標、他的生活習慣，他和朋友碰面要約在哪個咖啡館，他在特拉斯特維雷區（Trastevere）有哪些私藏景點，哪一家是他最愛的小飯館，買哪一份報紙，從西班牙廣場到維內托大街（via Veneto）要抄哪一條捷徑，在哪一扇不顯眼的大門外，要按什麼密碼，才能從麥迪奇宮的花園後面走出去。我知道再過兩個星期，他就會迷上別的事，不過我沒說什麼。我讓他領著我。他已經把整個市區的地圖背下來了，每天早上六點起床研究新的路線。我們好幸福。